

反对阐释

桑塔格美学思想研究

桑塔格的思想是开放型的，并不断对自己的美学观点进行修正，她的思想资源被各类流派自由地加以利用，后现代主义文学把她视为后现代派的鼻祖之一，同时还为包括流行文化在内的文化研究做出了理论铺垫；前卫派则认为她过于“欧陆化”，属于精英分子；批评家则把她划归为后期现代主义。为此，她复杂丰富的美学资源值得认真研究，她试图消解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敌视对立的努力亦给我们极大的启示。

王秋海◎著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反对阐释

——桑塔格美学思想研究

王秋海◎著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对阐释:桑塔格美学思想研究/王秋海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4

ISBN 978-7-5117-0833-5

I. ①反…

II. ①王…

III. ①桑塔格,S.(1933~2004)—美学思想—研究

IV. ①B83-0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55143号

反对阐释:桑塔格美学思想研究

出版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王忠波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367(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66130345(网络销售)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4.25

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前 言

美国作家兼批评家苏珊·桑塔格于 20 世纪 60 年代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其时正逢“激进”的社会转型期：二战之后的保守主义思潮在自由主义的冲击下荡然无存，各种社会运动及革命在西方及美国风起云涌，反对越战、黑人民权运动、女权主义、同性恋运动、学潮风暴，以及伴随自由思想而出现的吸毒、性解放、嬉皮文化现象接踵而至，目不暇给。战后的经济复苏建构起了消费文化，从而直接导致了对注重道德历史层面的传统文学理论的颠覆，继续掀起 20 和 30 年代实验艺术的大潮。

处在这一浪潮之巅的桑塔格继承了纽约派批评家的社会批判意识传统，然而她的批判对象并非针对与代表精英文化的现代派文学相对立的大众文化，而将矛头直指以心理分析、实证主义为标志的学院派，提出“反对阐释”的响亮口号，要求恢复文学艺术文本的“性欲”本色，从批评方法论层面剔除深挖社会历史及道德涵义、破坏艺术形式美的做法，以期通过艺术形式的纯粹美感提高和拓宽人们的审美疆界和意识，让艺术审美与工具理性为主导的科学文化平起平坐，给人们带来感觉上的解放，促进人性的恢复与发展，从而完成艺术的审美救赎使命。

为了倡导自由主义的形式美学艺术观，桑塔格承担起了批评家的职责，率先将诸如罗兰·巴特、瓦尔特·本雅明、安东尼·阿尔托等欧陆的思想及艺术家的作品介绍到美国；在她撰写的一系列有关流行文化的文章中，提出了“反对阐释”、“坎普风格”、“沉默美学”、“法西斯主义美学”、“新感悟”、“色情想象力”等范畴和概念，强调新时期的实验先锋文学，尤其是电影及舞蹈美学理论在表现形式上起到了使人摆脱理性

的压抑而重获自由，实现艺术的解放功能。她的形式主义美学思想既是俄国形式派及英美新批评的承继，又比它们来得更激进且内涵更广，因为它囊括了 60 年代后的各类流行艺术。

桑塔格的美学思想并非随波逐流，而是与流行文化始终保持着一种批判性的张力，如她把“坎普”风格定义为高雅艺术与前卫艺术之间的“边缘”文化现象，其作用是在前卫艺术中保持“花花公子”的审美趣味，在大众文化中凸显反常化的姿态以抗拒“自动化”，从而消弭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长期二元对立的格局。“沉默美学”也从这一理念中延伸出来，以求艺术突破旧感悟，构建新感悟，达到现代主义的“深度模式”与流行艺术形式的自然契合。

桑塔格早期的小说《恩人》和《死亡套件》是对她理论的诠释，形式的实验旨在创造出一种反常规的美学叙事，两部小说的怪诞和意识探索的模式带有明显的“反对阐释”的设计动机。

桑塔格的美学理论又是极具开发性的，自始至终地在动态中演绎和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后，她受消费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影响，小说创作开始向现实主义回归，明显体现在《火山情人》和《在美国》之中。即便如此，我们仍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两部小说在形式上的实验及丰富的反现实的浪漫主义的色彩，而这与它们涉及的历史题材又不无关系。《土星的标识下》文集的推出则标志着桑塔格在美学谱系上及情感上与现代派大师的血缘关联，她对本雅明、罗兰·巴特、安东尼阿尔托等人的怀旧一方面流露出桑塔格的精英意识，一方面表现出她对发展过快的以影像世界为主导的消费社会文化的某种程度的抵触思想。

正因为桑塔格的思想是开放型的，并不断对自己的美学观点进行修正，她的思想资源便被各类流派自由地加以利用。后现代主义文学把她视为后现代派的鼻祖之一，同时还为包括流行文化在内的文化研究作出了理论铺垫；前卫派则认为她过于“欧陆化”，属于精英分子；批评家则把她划归为后期现代主义。为此，她复杂丰富的美学资源值得认真研究，她试图消解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敌视对立的尝试和努力亦能给我们极大的启示。

目 录

- 前 言 / 1
- 导 论 “激进”语境下的桑塔格 / 1
- 第一节 桑塔格肖像 / 1
- 第二节 两种文化背景 / 10
- 第一章 反对阐释：桑塔格形式主义美学溯源 / 18
- 第一节 西方传统古典形式主义美学 / 18
- 第二节 艺术本体从再现走向表现 / 25
- 第三节 对“自由派”美学观的超越 / 36
- 第二章 “新感悟”：桑塔格美学思想基本观念 / 54
- 第一节 阐释：“智性对艺术的复仇” / 54
- 第二节 “坎普”与前卫 / 62
- 第三节 沉默美学 / 75
- 第四节 影像世界对意义的消解 / 89
- 第三章 土星式忧郁：对现代主义的缅怀和反思 / 104
- 第一节 “法西斯美学”的社会道德涵义 / 105
- 第二节 阿尔托的“残酷戏剧” / 120
- 第三节 本雅明人格中的忧郁气质 / 133
- 第四章 虚构与现实：桑塔格的小说创作 / 151
- 第一节 桑塔格的精神意识探索小说——《恩人》 / 151
- 第二节 现实主义的回归——《火山情人》 / 177
- 结 语 “一种文化，一种感悟” / 191
- 参考文献 / 204
- 后 记 / 219

导论 “激进”语境下的桑塔格

第一节 桑塔格肖像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毕业于芝加哥大学，1993年当选为美国文学艺术学院院士，2004年辞世。她是美国声名卓著的“新知识分子”，和西蒙·波伏娃、汉娜·阿伦特并称为西方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女知识分子，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苏珊·桑塔格于1964年在美国权威知识分子文学刊物《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秋季号上发表《“坎普”笔记》（Notes on “Camp”），旋即在美国引起轰动效应。她之所以能在美国文坛崭露头角就引起震动，是因为她与从前在《党派评论》上发表作品的纽约派耆宿不同：桑塔格对60年代方兴未艾的大众文化毫无芥蒂之心，而是完全抱以认同的态度。^①虽然她在文章中仍连篇累牍地评论并征引欧陆大师级的经典文学和艺术作品，却同时也对好莱坞电影、摇滚乐、流行艺术倍加青睐，并以当时的时髦话语称自己为“嬉皮士”。她在1978年接受《滚石》（*Rolling Stone*）杂志的采访时说：

^① Carl Rollyson, *Reading Susan Sontag: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Her Work*, Chicago: Ivan R. Dee, 2001, p. vii.

摇滚真正改变了我……我认为是比尔·海利、彗星组合和查克·贝利让我不得不做出了离婚和离开教育界的决定。……50年代研究高雅文化和热衷大众文化的人完全不相往来。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人对两者都感兴趣，而这一兴趣我却一直都有。^①

桑塔格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她独特的艺术创作构建起一套反理性、反文化和反社会体制的思想理论体系，即使没有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鸿沟彻底填平，也使它们模糊起来。她认为在亚文化中偶尔也能发现天才的作品，所以至少我们应该去欣赏和发现雅、俗文化的共同点。

桑塔格对欧洲经典文化及文学传统的造诣使她一登上文坛就展露出深邃的思想锋芒和强烈的批判意识，而她对20世纪60年代及70年代实验艺术的影响又让人们在心目中把她塑造成一个新型知识分子及批评界中的革新人物。她大力强调艺术创作中形式高于内容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风格和结构，而非意义和内容占据上风时，艺术才成其为真正的艺术。美国批评家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说，桑塔格出名是因为她领衔潮流并能预测未来文化的发展。^②

在桑塔格发表《“坎普”笔记》的同一年，《时代》周刊称桑塔格发出了一个大胆而新鲜的声音，因为她把“坎普”(camp)的源头追溯到同性恋。^③在1964年的时候，美国大学既无讲授通俗文化的课程和出版这一内容的刊物，也无同性恋研究的课程和项目，甚至连后来普遍用于

① Jonathan Cott, "Susan Sontag: The Rolling Stone Interview", in Leland Poague (ed.), *Conversation with Susan Sontag*,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5, p. 115.

② See Carl Rollyson, *Reading Susan Sontag: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Her Work*, Chicago: Ivan R. Dee, 2001, p. viii.

③ "camp"一词后来指涉同性恋，也指一切文学艺术、装潢时尚中的扭捏作态、矫揉造作的风格。在桑塔格特定的语境下，它囊括了各个层次的文化，指称对生活加以改造过的人为艺术品。从美学层面上讲，“camp”具有排他性，反映出神秘主义游戏的一面；持这种美学观点的人认为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获得独到的知识。

指涉同性恋的词汇“gay”也未出现；同性恋者被视为边缘群体，甚至是威胁社会的不道德和危险的罪犯。“除了伊利诺斯州之外，所有的州都把同性恋行为视为一种罪恶、病态以及非法和犯罪的现象。”^① 桑塔格虽称自己只是从旁“观察”camp现象，然而其《笔记》的包罗万象和剖析之深刻足以使她担当起她自己称之为的“新感悟”（new sensibility）的代言人。

桑塔格每一篇文章中阐述的思想或理念都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美国文化圈中的争论焦点。她在20世纪60及70年代发表的代表作品《反对阐释》（*Against Interpretation*）、《论风格》（*On Style*）、《色情想象力》（*Pornographic Imagination*）、《沉默美学》（*Aesthetics of Silence*）和《灾难想象力》（*Imagination of Disaster*）以及至少她的三部专著《论摄影》（*On Photography*）、《疾病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和《艾滋病隐喻》（*AIDS As Metaphor*），如今均已成为美国许多大学各个学科专业的教材。

她几年前出版的长篇小说《在美国》（*In America*）荣获2000度全美国国家图书奖。对这位成绩斐然、才气出众的小说家、电影艺术家、文学和戏剧评论家的地位以及她对美国文化所产生的影响，美国评论家勒兰德·普格（Leland Poague）的评论或许最具概括力。他说：“在20世纪末的美国，不拥有一两张苏珊·桑塔格的图片是非常困难的事……对某些人来说，这些图片是文本的；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则是视觉的。60年代和70年代已经成熟的知识分子的书架上，至少都有一些苏珊·桑塔格的书籍。”^②

桑塔格的原名叫苏珊·李·罗森布莱特（Susan Lee Rosenblatt），于1933年1月16日生于纽约市。1938年她5岁那年，她做皮毛生意的父亲在中国天津去世，于是她母亲于1945年改嫁给一位空军军官内

^① Emory Elliott (ed.), *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Part I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065.

^② Leland Poague (ed.), *Conversation with Susan Sontag*,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5, p. ix.

森·桑塔格，苏珊遂也改随继父的名字。桑塔格对她生父印象模糊，但一直具有强烈的认同欲望，这在她的短篇小说《中国之旅的计划》(Project for a Trip to China) 中构成突出的主题。

桑塔格和她的父母都是犹太移民的后裔，但桑塔格的成长过程并未遵循犹太人的模式，而是跟随她爱尔兰的保姆去做弥撒，只接触到了罗马天主教。她在父亲死后不久就得了哮喘病，于是她母亲决定带她去一个气候比较温和的地方居住，她们先是搬到了迈阿密，但因该地气候过于潮湿，最后全家定居在了亚利桑那州的南部城市图森(Tucson)。当时桑塔格6岁，由于读书广博而杂多，插班到了三年级。图森环境的枯燥乏味使她一头扎进书本里，开始形成自闭的性格。在1992年接受的一次采访中，她描述了当年的情景：“如果你还是个小孩，发现了乔治·艾略特、萨克雷、巴尔扎克或伟大的俄国小说，那么就会感到戴着绿松石珠子的小印第安娃娃无论如何也无法与19世纪的小说相比”。^①

桑塔格6岁读到居里夫人的女儿依娃·居里(Eve Curie)写的《居里夫人》，遂梦想成为一名化学家，以后又想成为物理学家，最后文学的影响终于使她不能自拔。最早在文学方面对桑塔格产生影响的是美国作家爱伦·坡。爱伦·坡的小说创造了一个封闭的自治空间，极少有十分确定的故事发生场所，他感兴趣的是文字、句子和诗行的形式。他的主人公都朦胧而拥有智慧，患有慢性病，忧郁而病态，这对失去父爱而倍感悲伤的小书呆子桑塔格来说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爱伦·坡的信条是，文学能建造自身的现实，诗的文学性与真理和激情绝缘：

普天之下，没有，也不可能有比这样的诗更宝贵更崇高的作品：这首诗只是它自身，这首诗是首纯粹的诗，这首诗是首只为为诗而写的诗。^②

^① Carl Rollyson, *Reading Susan Sontag,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Her Work*, Chicago: Ivan R. Dee, 2001, p. 5.

^② 参见赵毅衡：《新批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211页。

爱伦·坡的追求是创造美文，而并非是表达自己。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作品的“身体”，“他要求诗是不经仔细推敲的美丽的图画，是给人不明确观念的音乐”。^①这一观念后来在桑塔格的标志性论文《反对阐释》中得以进一步的重复和发挥，也在桑塔格的论文集《土星的标识下》(Under the Sign of Saturn)以及她无数的访谈中曾反复提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年幼的桑塔格自己创办了一份有4页篇幅的、供邻里阅读的小报，以模仿的手法尝试写作诗歌、故事和剧本，并把它复制成24份，以5分钱的价格卖给邻居们。这份小报维持了5年，大大满足了她的发表文字的欲望。

1946年，桑塔格全家又搬到了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她进入那里的北好莱坞中学就读。13岁时，她就注意到了当时颇负盛名的知识分子文学刊物《党派评论》，著名纽约群体评论家莱昂纳·特里宁(Lionel Trilling)、菲利普·拉夫(Philip Rahv)、玛丽·迈克卡茜(Mary McCarthy)、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等都在上面发表文章。桑塔格深受启发，梦想着去纽约为该刊物写文章。

不久，桑塔格见到了正在美国访问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但她在与托马斯·曼的接触中，没有发现后者表现出与常人不同的地方，而托马斯·曼表面上的平庸令她感到十分失望，这说明桑塔格年幼时就认为文学应该有一种崇高感和“艰涩”的高雅形式，而她后来的美学理论也正是完全建筑在文学形式自律的基础之上的，即艺术并不反映或模仿现实，艺术可以替代现实。笼罩于法国作家纪德的日记和小说中的美学形式也强化了桑塔格的这一认识。

1949年，年仅16岁的桑塔格提前从中学毕业，立即被开设西方经典课程(Great Book curriculum)的芝加哥大学所吸引，但是因为她的母亲的反对，桑塔格只好同意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上一个学期。当时在传授西方经典课程上可与芝加哥大学媲美的唯有伯克利。1949年秋

^① 方珊：《形式主义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94—95页。

季她进入芝加哥大学，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本科课程。芝加哥大学当时强调的是新批评派的文本细读传统，期末采用考试的形式，而不要求学生撰写论文，因此桑塔格必须熟读西方文学和哲学的经典文本，努力解读伟大思想家和文学家的作品及思想。这一影响在桑塔格后来出版的论文集《土星的标识下》中极为突出地显露出来，她笔端所涉及的伟大思想家和文学家之多，唯有学养极高的读者才能与她在同一个思辨平台上漫步和分享。次年，桑塔格旁听年轻的社会学教授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f)的课程，两人一见钟情，十天之后便结为秦晋，当时桑塔格只有17岁，里夫28岁。婚后她与里夫合作完成了里夫当时正在撰写的学术专著《弗洛伊德：道德家的思想》(*Freud: The Mind of the Moralist*)。

苏珊·桑塔格1951年怀孕，1952年生下了儿子大卫(David)，1953年考入康涅狄格大学研究生院。由于那里的课程平平，她于次年转入哈佛大学哲学系，1957年获哲学硕士学位，然后便获奖学金赴牛津大学深造。翌年她转入巴黎大学，旁听西蒙·德·波伏娃的课，并成为后者的朋友。她还在巴黎发现了一批热衷好莱坞影片，并以异乎寻常的严肃态度探讨电影艺术的知识分子。她住在拉丁区，那里每场戏剧表演结束后，观众都针对戏剧情节展开长时间的热烈辩论，这种浸染使她对包括荒诞派在内的法国现代派戏剧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一时期，她开始阅读布勒东和其他超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并继续研读“为艺术而艺术”理论家瓦尔特·佩特和王尔德的文章和著述。布勒东等超现实主义作家和艺术家前卫的、具有左倾的政治主张极大地影响了桑塔格，他们柏拉图式的、艺术家介入政治的模式后来促使她走访了古巴、越南和中国，并让她同情共产主义运动，写出了著名的《河内之旅》(*A Trip to Hanoi*)等作品。

桑塔格在法国逗留期间，还受到当地一些流行的哲学和文艺思潮的影响，尤其是以萨特、加缪和梅洛-庞蒂等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给她以极大的启迪，为她后来所从事的文艺批评及创作实践提供了无尽的养料和开阔的视野。

桑塔格接触的法国精英知识分子其实对美国知之甚少，而且在骨子里对美国文化持敌视姿态，但桑塔格对此并不介意，因为她觉得美国唯一能居住的城市就是纽约，在她眼里，纽约的文学艺术氛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魅力和特色，与美国其他地方迥然不同，以至后来七八十年代期间，她基本一年花去一半的时间居住在纽约，一半的时间旅居巴黎，从中我们可以理解她在这两座城市的氛围下所形成的现代派的精英意识。

1959年，桑塔格返回美国，与丈夫里夫离婚，理由是“我希望拥有若干种生活，而过若干种生活，同时又有丈夫是非常艰难的事”^①。1961年，桑塔格开始撰写具有挑战性的论文。她不仅以权威的笔触评论哲学、文学、电影艺术和历史，而且她的文章内容还涉及纽约和欧洲的先锋派文学艺术。桑塔格的文笔拥有汉娜·阿伦特式的欧洲风格，还兼具美国人的信心和活力，把现代文学艺术的新潮流，尤其是欧洲的文学思想介绍给美国大众，因为美国读者“在艾森豪威尔统治下的50年代那种令人麻木的文化气氛压抑下，极为渴望变革”^②。桑塔格先是在纽约市立大学，尔后又在萨拉劳伦斯（Sara Lawrence）和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63年，桑塔格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恩人》（*Benefactor*）出版，得到纽约评论界泰斗伊丽莎白·哈德维克（Elizabeth Hardwick）和汉娜·阿伦特的好评。紧接着她又出版了她的标志性论文集《反对阐释及其他论文》（*Against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Essays*）；1967年和1969年，她分别出版了第二部长篇小说《死亡套件》（*Death Kit*）和论文集《激进意志风格》（*Styles of Radical Will*），自此，她作为前卫文学艺术及欧洲思想阐释学者以及“文化批评家”的地位得以稳固地确立起来。她和莱昂内尔·特里宁一样，成为文化的“晴雨表”，她的小说

① Jonathan Cott, “Susan Sontag: The Rolling Stone Interview”, in Leland Poague (ed.), *Conversation with Susan Sontag*,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5, p. 129.

② Carl Rollyson and Paddock, *Susan Sontag: The Making of an Ic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2000, Introduction, p. xi.

亦是她文化思考和批评思想的产物^①。美国战后时期著名批评家及作家戈尔·维达尔则认为，桑塔格“真诚努力地将其写作风格与法国‘新小说’派保持一致”^②。

1969年和1971年，桑塔格在瑞典分别拍摄了两部由她本人撰写脚本并执导的影片《食人生番二重奏》(*Duet for Cannibals*)和《卡尔兄弟》(*Brother Carl*)，前者是有关权利的寓言，后者的主题指涉艺术创作、沉默美学及女性主义。从风格上讲，桑塔格的影片颇类似于拍摄道德伦理题材的瑞典导演伯格曼(Ingmar Bergman)的作品。《卡尔兄弟》不啻是伯格曼执导的影片《人格》(*Persona*)的翻版，然而不同的是，桑塔格的影片拒绝对人物意图进行“阐释”和心理分析。

20世纪70年代初期，桑塔格介入女权/女性主义思潮，在她发表的两篇文章《年龄的双重标准》(*The Double Standard of Aging*, 1972)和《妇女第三世界》(*The Third World of Women*, 1973)中，她提出“(妇女)解放意味着权利”的口号。她认为女人参加工作是从心理和性别的角度对“生殖异性”的攻击，一个摆脱压迫的社会应是两性同体(androgyneous)的。她预测在一个解放了的社会，同性恋选择将与异性恋选择一样受到尊重，而两性同体的最大敌人是“大男子主义”。应该说，桑塔格的这种观点在当时是极为大胆和激进的，是半个世纪前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经典女性主义文本《一个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中所阐释的女权主义思想在北美大陆的延续。70年代末，她连续出版了三本颇有影响的作品《论摄影》、《疾病隐喻》和短篇小说集《我等之辈》(*I, etcetera*)。1979年，桑塔格在意大利导演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的剧作《你想占有我》(*As You Desire Me*)。她认为剧中女主角希尔是一个“怪异的女人”，因为她闭口不谈自己的过去，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称呼自己，声称“存在什么都不是。存在就是变

① 参见 David H. Richter (ed.), *The Critical Tradition: Classic Tex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2nd edition, Boston: Bedford Books, 1998, p. 689.

② Carl Rollyson, *Reading Susan Sontag: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Her Work*, Chicago: Ivan R. Dee, 2001, p. 15.

化!”显然,这部戏中最吸引桑塔格的是无法阐释或多重阐释的人性状态以及为彰显艺术感悟的模糊的沉默。

1982年,桑塔格出版《土星的标识下》,1989年出版《艾滋病及其隐喻》,1987年至1989年她担任国际笔会美国分会主席。1993年,她冒着波黑战争的炮火多次前往萨拉热窝,在那里执导了贝克特的戏剧作品《等待戈多》,象征着萨拉热窝人为赶走塞尔维亚人在等待着西方的援救。

20世纪90年代,桑塔格又推出了三部重要的作品:一部关于女人和想象力的话剧剧本《床上的爱丽丝》(*Alice in Bed*, 1993)和两部长篇小说《火山情人》(*Volcano Lover: A Romance*, 1991)及《在美国》(*In America*)。三部作品的主角都是女性,且都具有突出强烈的性格,其中两部长篇小说一反作者早期作品荒诞、梦幻的题材和写作手法,描绘的都是历史题材,反映出桑塔格受到消费社会市场经济的影响,向现实主义回归的倾向。进入本世纪,桑塔格仍笔耕不辍,于2001年又推出一本新的评论电影、音乐、舞蹈、戏剧、摄影等各类艺术以及翻译、旅游、思想、幻觉方面的论文集《重点所在》(*Where the Stress Falls*)。

在20世纪和21世纪的交替时期,桑塔格已不仅是美国,而是成为世界级的知名人士。她在《马奎斯名人录》(*Marquis's Who's Who*)中 被列为现世最伟大的50个美国人之一;在《生活》杂志所列出的“震惊世界妇女”名单上排行第61位;她在巴黎被授予文学艺术骑士勋章;纽约大学新闻系指派的36名评委将她的《‘坎普’笔记》列为美国100部最佳作品之一。为了表彰她在萨拉热窝所从事的人道主义戏剧导演工作,她获得了麦克阿瑟“天才”奖和文化勃朗峰奖(*Montblanc de la Culture*)。她因写作《疾病隐喻》而受到美国妇女全国图书协会的表彰,理由是这本书是由一位女性作家撰写并改变了世界的75本书之一。2001年,她获得耶路撒冷奖,成为继西蒙·德·波伏娃之后第二位荣获此奖的女作家;2003年,她在法兰克福接受了德国出版商颁发的和平奖,以表彰她“为了和平与国际交流所坚持的勇敢无畏的写作”。苏

珊·桑塔格的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已被译成 23 种语言文字。如今，鲜有作家在探讨摄影、科幻小说、疾病或色情文学的主题时不提及、引用并与桑塔格的观点展开争论。

第二节 两种文化背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个在全世界范围都出现社会动荡和社会危机的时期。东西方各种阶级的、民族的、乃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都达到空前激化的程度。以学潮为先导的新左派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地席卷了西欧及北美大陆。中国也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英、法和德国，冲击传统教育制度的学生运动烽火四起，甚至至今还能感受到其巨大的影响力；而在美国，这一新左派运动则与反对越战、黑人民权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等缠结在一起，声势更为壮观。动荡的社会和变革的需求呼唤着激进的思想，“任何一种具有批评倾向的理论或观点，甚至那些还算不上是公开直接地诉诸政治变革的理论或观点，也都会受到各种激进的社会力量的青睐，变成用来向权威、传统和一切既定社会体制宣战的思想武器”。^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的直接影响是对于不论左的或右的思想意识的怀疑。按照 30 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左翼的观点是重建政治经济秩序，实现财富和权力的平等分配，但这种思潮在 50 年代完全消失了。右的思想意识倒以反共的歇斯底里的呼吁对政府和社会施加政治压力，后来演变成民权运动和种族对立。尽管左翼的思想意识有所改变，却未能改变现存的体制或提出新的体制。

战后，文学与批评的关系更密切了。“新批评派”经历了从鼎盛到衰落的过程。它除了受到“芝加哥派”及后崛起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的

^① 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北京：三联书店，1977 年，第 87 页。

挑战外，也遭到“纽约批评家”（New York Intellectuals）的非难。这群活跃在纽约的批评家也就是聚集在《党派评论》学术杂志周围的一批学者、教授、报人兼评论家。他们都是犹太移民或他们的后裔，不仅与欧洲思想资源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赞赏法国先锋派文学的现代性，而且深受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影响。作为其干将之一的莱昂纳尔·特里宁就称其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关系最为密切，并和威尔逊（Edmund Wilson）、拉夫和欧文·豪（Irving Howe）一起将精神分析法纳入文化批评中。^①

桑塔格正是“纽约批评家”群体中的后起之秀或称第二代传人，既承继了这一派批评家介入社会的左倾道德批判意识（譬如她诸多的有关女性主义的言论，为作家呼吁人权保障以及走访古巴、越南、中国乃至卷入科索沃战争，以及她在“9·11”事件之后对布什政府出兵伊拉克的政策提出的尖锐批评等），同时也超越了他们狭隘的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倾向，对60年代“激进”时期涌现出的叛逆精神及大众文化持赞同的态度，并一反“新批评派”的作法，将批评的视角从诗歌领域扩展到小说、戏剧、摄影、社会问题等所谓的“通俗”文化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桑塔格可以说是“纽约批评家”衰落之前的最后一位知识分子，因为她把这一派崇尚欧洲现代派鼎盛时期（high modernism）传统的疆界推向了大众文化批评，无怪乎许多学者都把她与哈桑等后现代批评家划入了同一个行列。^②

然而给批评家粘贴标签的做法只能是梳理理论的权宜之计，任何拘泥于标签、并以此而限定一位理论家思想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手法都是危险而无益的。桑塔格虽然于20世纪60年代初以《反对阐释》一文享誉美国文坛，并成为大众媒体的采访追逐对象，一时间成为被大众的思想

^① 杨仁敏：《20世纪美国文学史》，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年，第599页。

^② Hans Berterns and Bouwe Fkkema (eds.), *International Postmodernism: Theory and Literary Practice*,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pp. 4, 8.